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四十六回 元帥親進女兒國 南軍誤飲子母水

詩曰： 征南大將出皇朝，巡海而西去路遙。

旗鼓坦行無狗盜，蠻煙盡掃有童謠。

劍揮白雪除妖獸，箭射青空下皂雕。

怪底孽餘陳祖義，敢撐蛇臂漫相招。

卻說元帥吩咐帶過陳祖義來，國王心下吃了一驚，不知是個甚麼事故。元帥道：「這陳祖義原在我中朝，私通外國，事露而逃。今日在你淳淋國劫奪為生，貽禍不小，惡極罪大。賢王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國王道：「卑末失之於初，這如今有好些不奈何他處。」元帥道：「我這裡明正其罪，與你國中除了這一害罷。」叫刀斧手來，把陳祖義押出轅門外，鼻首示眾。陳祖義吶喊道：「可憐見小的沒有甚麼罪哩！」元帥只是不聽。一會兒開刀，一會兒獻上首級。國王欠身道：「多謝元帥虎威，除此一害。只是卑末國中還有一害，敢求元帥何如？」元帥道：「是個甚麼害？」國王道：「卑末國中有一土穴，每一年一次，奔出生牛數萬頭來，撞遇它一戳兩段；吃了它，□死八九，甚是為害國中。望乞元帥為我做個處置。」元帥道：「此事須得天師。」天師即時取出飛符一道，遞與國王，說道：「你拿我的符去，到明日子時三刻，用火燒在土穴之上，其牛自息。」國王拜謝。元帥又叫過施進卿來，取一副冠帶賞他，著他替陳祖義為頭目。吩咐他道：「殷鑒不遠，你在這裡務要用心，做個好人哩！」國王、施進卿一齊辭謝而去。

寶船前行，王爺道：「施進卿告訴之時，元帥還不曾看見陳祖義的面，怎曉得他就來？」元帥道：「這等假公濟私的人，巴不得尋著我們，做個名目，故此我牌上說道『此外雖無異情』，他越加放心大膽，這卻不是他就來的機括？」眾人道：「元帥神見。」元帥道：「咱這個不打緊，只不知昨日天師看見番王不火食、不水浴，他低著頭點了兩點，這是怎麼？」即時去問天師。天師道：「貧道點頭，是我算他一算。」元帥道：「算得他是個甚麼？」天師道：「算得他是個龍精。」元帥道：「龍性畏火，故此見火則早。龍性又喜水，故此見水則滂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藍旗官報道：「淳淋國國王差人送上柴草、蔬菜之類，現有□隻小船在這裡伺候。」元帥道：「各事收他一半，其餘的還他。」藍旗官又道：「本國新升頭日施進卿，差人送上豬、羊、雞、鴨、酒、米之類，現有四隻小船在這裡伺候。」元帥道：「一毫不可受他的。」藍旗官傳上來人口說道：「施進卿的禮物，都是國人情願獻上的，為因得了天師的飛符，今日子時三刻，燒在穴上，紙灰尚未冷，只見穴上一聲響，早已撐出無限的竹木來，把個穴口堆塞得死死的。國人歡呼，故此各率所有，借施進卿的名字送上來，以表他各人的誠意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各受一品，見意就是。」小船各自回去。行了數日，此時正是三月天，回首京師，正在遊賞之處。有詩為證：

仙子宜春今去游，風光猶勝小梁州。

黃鶯兒唱今朝事，香柳娘牽舊日愁。

三棒鼓催花下酒，一江風送渡頭舟。

嗟予沉醉東風裡，笑剔銀燈上小樓。

藍旗官報道：「前面又是一個處所，想是一國。」中軍傳下將令，落篷下錨稍船。稍船已畢，仍舊水陸兩營。元帥吩咐夜不收上岸打探。打探了一番，齊來回話。老爺道：「這是個甚麼關？」夜不收道：「這個關有好些異樣處。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異樣？」夜不收道：「這去處的人，一個個生得眉兒清，目兒秀，汪汪秋水，淡淡春山。」老爺道：「這是各處風土不同。」夜不收道：「這去處的人，一個個生得鬢兒黑，臉兒白，輕勻膩粉，細挽油雲。」老爺道：「這是各人打扮不同。」夜不收道：「這去處的人，一個個光著嘴沒有鬚，朱唇劈破，皓齒森疏。」老爺道：「這是各人生相不同。」夜不收道：「這去處的人，一個個小便時蹲著撒，潤邊泉一線，堤上草雙垂。」老爺沉思了半會，說道：「終不然都是個女人家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小的也不認得是女人不是女人，只見：

汗濕紅妝花帶露，雲堆綠鬢柳拖煙。

恍如天上飛瓊侶，疑是蟾宮謫降仙。

王爺道：「似此講來，是個女兒國。」老爺道：「女兒國就都是女人，沒有男子哩。」王爺道：「沒有男子。」老爺道：「既都是女人，可有個部落麼？」夜不收道：「照舊有國王，照舊有文官，照舊有武將，照舊有百姓。」老爺道：「既如此，也要他一紙降表，才是個道理。」馬公道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我和你逕過去罷！」老爺道：「無敵於天下者，天使也。豈可輕自逕過去，把後來人做個口實，說道：『當時某人下西洋，連個女人國也不曾征服得。』」王爺道：「雖不可逕自過去，也不可造次征他。須得一個舌辯之士，曉諭他一番，令其遞上降書降表，倒換通關牒文，庶為兩便。」老爺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咱學生去走一遭如何？」王爺道：「老元帥親自前去，雖然是好，只一件來，主帥離營，恐有疏失。」老爺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身先士卒，古之名將皆然。又且一切軍務，有王老先兒你在這裡。」王爺道：「既是元帥要行，學生不敢□分阻擋。」好個三寶老爺，沉思了一會，收拾了一趟。王爺道：「元帥此行，有個甚麼良策？」老爺道：「兵不厭詐。咱進關之時，扮作一個番將，見女王之時，卻才露出本行。」王爺道：「怎麼進關時，要假做番將？怎麼相見時，反器本行？」老爺道：「進關時，恐怕他阻當，下情不得上陳，故此要假扮番將。相見時，咱自有言話到他。他見我是個南朝大將，敢不遵奉？故此反露本行。」王爺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」

老爺頭上挽個頭髮鬚，上身穿的短布衫兒，下身圍著花布手巾，腳下精著兩個膝兒骨，一人一騎，行了數里，只見果真的有一座關。關上有幾個敲鼗皮鼓的，關下有幾個拖檣榔槍的，都生得面如傅粉，唇似抹朱，盡有一段嬌婉處。老爺心裡想道：「世間有此等異事！一國女人終生不知匹配，這個苦和我閹割的一般。」想猶未了，只見一個拖檣榔槍的吶喊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原來三寶老爺是個回回出身，曉得八□三種蠻紇紇達的聲口，即時問轉轉個番舌頭，說出幾句番話，說道：「我是白頭國差來的，有事要見你昔儀馬哈刺。我有六年不曾到你這個國來，你快與我通報一聲。」小番只說是真的，即時通報。原來女人國也有個總兵官。總兵官叫做個王蓮英，聽了這小番一報，說道：「白頭國果是六年不相通問。」吩咐看關的放他進來。老爺進了關，見了總兵王蓮英，仍舊假說了幾句番話。王蓮英仍舊說道：「我和你六年不相通問。」老爺心裡想道：「還是我大明皇帝洪福齊天，咱信口說個謊，也說得針穿紙過的。」總兵官領了老爺，回到國王朝門外。總兵官先時朝裡去，稟說道：「今有白頭國差下一員將官，手裡拿著二封國書，要見我王，有事面奏，小臣未敢擅便，謹此奏聞。」女王道：「既是白頭國差來的，你著他進來。」那總兵官翻身走到朝門之外，恰好不見了那個番官。怎麼不見了那個番官？官便有一個，卻不是起先的西番打扮，頭上戴一頂嵌金三山帽，身上穿一領簇錦蟒龍袍，腰裡繫一條玲瓏白玉帶，腳下穿一雙文武皂朝靴。總兵官左看右看，吃了一驚。老爺道：「你不要吃驚，適才相見的就是我哩！」總兵官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老爺道：「我實告訴你罷，我不是白頭國差來的番官。」總兵官道：「既不是白頭國，你是哪裡差來的？」老爺道：「我是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緝兵招討大元帥，姓鄭名和，領了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來下西洋，撫夷取寶。今日經過你的大國，我不忍提兵遣將，殘害你的國中。故此親自面見你的番王，取一封降書降表，倒換通關牒文，前往他國，庶幾兩便。」總兵官道：「原來你這個人老大的不忠厚。你一來就說你是南朝人，我便好對國王說你是南朝人，你何故又假說你是西番人？我已自對國王說你是西番人，這如今怎麼又好再奏？」老爺道：「你如今不得不再奏。」總兵官道：「怎麼不得不再奏？」老爺道：「你這如今番官在哪裡？卻不得個欺君之罪。莫若再奏，倒還是些實情。」總兵官想一想：「寧可再奏，怎敢欺君。」連忙進朝去，復奏道：「我王赦臣死罪，臣有事奏聞。」女王道：「卿有何罪？有事直奏不妨。」

」總兵官道：「適才所奏的番官，原來是個假意裝成的。」女王道：「他本是個甚麼人？」總兵官道：「他本是甚麼南膳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統兵大元帥，姓鄭名和，領了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來下西洋，取甚麼寶。這如今到了我國，要甚麼降書降表，通關牒文。望乞我王赦臣先前妄奏之罪！」女王聽了這一席話，笑添額角，喜上眉峰，說道：「這是來將虛詞，於卿何罪？他既是上邦天使，請他進來。」

總兵官請到老爺。老爺逕自進去，見了女王。女王大喜，心裡想道：「我職掌一國之山河，受用不盡。只是孤枕無眠，這些不足。今日何幸，天假良緣，得見南朝這等一個元帥。我若與他做一日夫妻，就死在九泉之下，此心無怨！」連忙問道：「先生仙鄉何處？高姓大名？現居何職？」老爺道：「學生是南朝大明國人氏，姓鄭名和，現居征西大元帥之職。」女王道：「先生既是上邦元帥，何事得到寡人這個西番？」老爺道：「欽奉咱萬歲爺的差遣，領了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來你西洋，探問傳國玉璽。」女王道：「小國離了南朝有幾萬里之遙，又且隔了軟水洋、吸鐵嶺，先生怎麼能夠到此？」老爺道：「咱寶船上有一個道士，能驅神遣將，斬妖縛邪。又有一個僧家，能袖固乾坤，懷揣日月。故此過軟水洋、渡吸鐵嶺，如履平地。」女王道：「小國俱是些女流之輩，不事詩書，怎麼敢勞先生大駕？」老爺道：「因為你這一國都是些女身，恐怕不習戰鬥，故此不曾遣將，不曾調兵，只是我學生隻身獨自，但求一封降書降表，一張通關牒文，便就罷了。此外再無他意。」女王道：「姑容明日一一奉上，不敢有違。」老爺看見他滿口應承，不勝之喜，起身告辭。

女王看見老爺人物清秀，語言俊朗，舉止端詳，惹動了他那一點淫心，恨不得一碗涼水，一口一穀碌吞到肚子裡去。連忙留住老爺，說道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今日幸遇先生，聊備一杯薄酌，少敘表情，幸勿推卻。」一會兒筵席齊備，一會兒酒過數巡。兩邊侍立的都是些番嬪番嬙，兩邊鼓舞的都是些番腔番調。老爺坐了一會，心裡想道：「這些女人似有些知覺，怎麼不結媾鄰國的男人？不免問他一聲，看是怎麼？」問道：「國王在上，大國都是女身，原是個甚麼出處？」女王道：「這如今也不得知當初是個甚麼出處。只是我們西洋各國的男人，再沾不得身。若有一毫苟且，男女兩個即時都生毒瘡，三日內肉爛身死。故此我女人國一清如水。」老爺道：「飲不得酒了，告辭罷。」女王舉起杯來，勸了一杯，又勸一杯。老爺道：「學生無量，飲不得。」女王道：「飲個成雙作對的杯，怎麼推卻？」老爺是個至誠的，哪曉得他的意思，老老實實的就飲了兩大杯。女王又舉起一對大金杯來，形如女鞋兒的式樣，滿斟了兩杯酒，奉到老爺。老爺道：「飲不得了。」女王道：「這是個同借酒，我陪你一杯。」老爺不解其意，老老實實的又飲了他一鞋杯。女王又舉起一對金寶鑲成的蓮花杯來，滿斟了兩杯酒，奉到老爺。老爺道：「委實飲不得了。」女王道：「這是個並頭蓮酒，我陪你一杯。」老爺還不解其意，老老實實的又飲了一蓮杯。女王又舉起一對八寶鑲嵌的彩鸞杯來，滿斟了兩杯酒，奉到老爺。老爺道：「今番卻飲不得了。」女王道：「這又是個顛鸞杯，我還陪你。」老爺因他先前說了沾不得身的話，故此再不疑惑，只是老實就飲，又飲了他一鸞杯。女王又舉起一對八寶鑲嵌的金鳳杯來，滿斟了兩杯酒，奉到老爺。老爺委是飲不得，堅執不肯接他的杯。女王道：「這是個倒鳳杯，我陪你只飲這一杯罷，再不奉了。」老爺不好卻得，又飲了一鳳杯。老爺卻一團春色，兩朵桃花，其實的醉了。

那女王就趁著他醉，做個慢檣搖船捉醉魚。吩咐左右拿蠟燭的拿蠟燭，拿香爐的拿香爐，把個老爺推的推，捺的捺，逕送到五彎六曲番宮之中，七腥八羶胡牀之上。老爺心裡才明白，才曉得這一日的慙慙，原來是個淫欲之事，心裡雖明，卻也作做無法可治，只得憑他怎麼樣兒。女王叫散了左右，親自到牀上扶起老爺，說道：「先生，你豈不聞洞房花燭夜，勝如金榜題名時？先生，你是天朝的文章魁首，我是西洋的士女班頭，一雙兩好，你何為不從？」老爺道：「你說你女人國一清如水，沾不得人身哩！」女王道：「那是我西洋各國的人，若是你南朝的人物，正好做夫妻。」老爺道：「自古到今，豈可就沒有一個我南朝人來？」女王道：「並沒有一個人來。縱有一個兩個，我這裡分才表不勻，你抓一把，我抓一把，你扯一塊，我扯一塊，碎碎的分做香片兒，掛在香袋裡面，能夠得做夫妻麼？」老爺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不扯在我身上來也？」女王道：「正是難得你的人多才好哩。你做元帥的配了我國王。你船上的將官，配我國中的百官。你船上的兵卒，配我國中的百姓庶民。一個雄的配個雌的，一個公的配個母的，再有甚麼不勻麼？」老爺心裡想道：「這是韭菜包點心，好長限哩！把我的欽差放在那裡麼？」那女王原先是個邪的，再講上了這半日的邪話，邪火越動了，也顧不得怎麼禮義廉恥，一把把個老爺摟得定定的。老爺倒吃了一慌，說道：「你還錯認了我，我是一個宦官。」女王不省得宦官是個甚麼，只說老爺是謙詞，說宦官官小，連忙說道：「我和你做夫妻，論個甚麼官大官小。」也不由老爺分說，一把抱住老爺。老爺把個臉兒朝著裡首，只做一個不得知。把老爺的三山帽兒去了，也只做不知。又把老爺的鞋脫了，也只作不知。又把老爺的上身衣服脫了，也只作不知。又把老爺小衣服褪了，也只作不知。又把個被來蓋著老爺，也只作不知。你看他歡天喜地除了首飾，去了衣裳，臥到胡牀之上，掀起個被角兒瞧一瞧，只見老爺的肌膚白如雪，潤如玉。女王心下好不快活也。想一想，說道：「我今日得這一個標緻的丈夫，也是我前世燒得香好哩！」惹動了那一點淫心，一把摟著老爺，叫上一聲「親親」，做上一個蜜蜜甜甜的嘴，恨不得一時間就偎紅倚翠，雲雨陽臺。即只是不得老爺動手。他自己就把個手來摸上一摸，只是庭前難覓擎天柱，門外番成乳鴨池。那女王吃了一驚，一穀碌爬將起來，說道：「鄭元帥，你是個陽人？你是個陰人？」老爺道：「我們是個體陽而用陰的。」女王道：「怎叫做體陽用陰？」老爺道：「我原初是個男子漢大丈夫，這不是個體陽？到後面閹割了，沒有那話，做不得那話，這卻不是個用陰？」女王聽著沒有那話，做不得那話，高叫一聲道：「氣殺我也。」心裡想道：「陪了這些羞臉，弄出這場醜來。也罷，斷送了他，免得出醜。」叫左右來：「押出這個南官到朝門外去，梟了他的首級！」老爺道：「我南朝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你殺了我，你即時禍事臨門。」女王也怕，一面押出老爺去，一百叫寄監。老爺叫做：盤根錯節偏堅志，為國忘家不憚勞。只得依從了他，再作區處。女王一面差人去打探南船上消息。

卻說南船上王爺升帳，聚集大小將官，說道：「元帥老爺一去兩日，杳無音信。帳下諸將，誰敢領兵前去打探一番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右先鋒劉蔭拱著一個回子鼻，睜著一雙銅鈴眼，說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領兵前去打探。」王爺道：「點齊五□名先鋒，跟著劉先鋒前去。」劉先鋒拖一桿雁翎刀，騎一匹五明馬，飛身而去。正行之間，遠遠望見一座大橋：

隱隱長虹駕碧天，不雲不雨弄晴煙。

兩邊細列相如柱，把筆含情又幾年。

及至行到橋上，果是好一座大橋。兩邊欄杆上，都是細磨的耍孩兒。劉先鋒勒住了馬，看了一會。眾軍士也看了一會。卻又橋底下有一泓清水：

一帶縈回一色新，碧琉璃滑淨無塵。

個中清澈無窮趣，孺子應歌用濯人。

劉先鋒望橋下看一看，眾軍士也望橋下看一看。剛剛看得一看，眾軍士一齊吆喝起來。你也吆喝道：「肚裡痛。」我也吆喝道：「絞腸痧。」吆喝了一會，眾軍士一聲響，都跌翻在橋上，你又滾上，我又滾下。眾人滾了一會還不至緊，連劉先鋒也肚裡疼起來，也滾下馬來，掙扎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曉得了，這是西番瘴氣，故此厲害。這橋下的水好，一則是清，二則是長流的。」內中有個軍士說道：「水又怕有毒。」劉先鋒說道：「你各人取出柳瓢來，有毒就看見。」眾人說道：「是。」一齊兒步打步的捱下橋去。各人吃了一瓢水，卻又捱上橋來，也論不得個尊卑，也敘不得個首從，大家坐在地上。坐了一會，只指望肚子裡止了疼，前去打探消息。哪曉得坐一會，肚子大一會；坐一刻，肚子大一刻。初然間還是個砂鍋兒，漸漸的就有巴斗來大，縱要走也走不動了。

正在沒奈何處，只聽得鼓響三通，人聲嘈雜。劉先鋒連一干軍士，都只說是女人國有個甚麼將官來了，走上橋來，恰好是自家的軍士。原來王爺是個細密，先前差下了劉先鋒，即時又差下張狼牙棒，前後接應。故此走上橋來，恰好是自家軍士。張狼牙看見這一個模樣，吃了一驚。劉先鋒卻把個前緣後故，細說了一遍。張狼牙看見不是頭勢，只得攙的攙，架的架，大家顧弄得轉來。

王爺聽見，說道：「這是他自不小心，種了毒在肚子裡。」叫過夜不收來，吩咐他去把橋上橋下的事故，細問土民一番，限即時回話。

夜不收去了好一會不來。張狼牙急性起來，一人一騎，跑走如飛，早已撞遇著一個挑野菜的女百姓。他伸起手來一抓，回馬就到中軍帳下。那女百姓看見個王爺，嚇得抖衣而戰。王爺說道：「你不要驚恐，我這裡有事問你。你那路頭上的大橋，叫做甚麼橋？」女百姓道：「叫做影身橋。」王爺道：「怎麼叫做影身橋？」女百姓道：「我這國中都是女身，不能生長。每年到八月□五日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都到這個橋上來照。依尊卑大小，站在橋上，照著橋下的影兒，就都有娠。故此叫做影身橋。」王爺道：「那橋底下的河，叫做甚麼河？」女百姓道：「叫做子母河。」王爺道：「甚麼叫做子母河？」女百姓道：「我這國中凡有娠孕的，子不得離母，就到這橋下來，吃一瓢水，不出旬日之間，子母兩分。故此叫做子母河。」劉先鋒聽見這等的話，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我今番卻是個將男作女了。」眾軍士聽見這等的話，也都吃了一驚，都說道：「我們今番不怕我鐵鑄的薛鋒了。」王爺又問那女百姓，說道：「這水可有毒麼？」女百姓道：「並沒有毒，只是會催生。」王爺道：「可曾有人錯吃了的？」女百姓道：「似孕非孕，就錯吃了它。」王爺道：「錯吃了它，把甚麼去解？」女百姓道：「此去百里之外，有一座山，叫做骷髏山。山上有一個洞，叫做頂陽洞。洞裡有一口井，叫做聖母泉。錯吃了水的，吃下聖母泉，就解了。」王爺道：「這聖母泉可容易取得麼？」女百姓道：「是我本國之人，無有取不得的。只怕你遠方人氏，還有些難。」王爺道：「怎麼有些難？」女百姓道：「這如今洞裡有三個宮主娘娘住在裡面，第一個是金頭宮主，第二個是銀頭宮主，第三個是銅頭宮主。你們又是遠方，又是男子，只怕他不肯放你進去，故此有些難。」女百姓受了重賞而去。王爺傳下將令：「那一員將官敢領兵前去，取將聖母泉來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馬公公說道：「鄭元帥尚且親入虎穴，咱學生不才，願領一支人馬前去，取將聖母泉來。」王爺道：「既然老公公願去，眾軍人有幸。須選得一員將官護衛著老公公前去。哪一員將官肯去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武狀元唐英說道：「馬公公前去，末將不才，願領兵護衛。」王爺道：「那洞裡有三個宮主，須再得一員將官通同護衛，才為穩便。」

不知是哪一員將官肯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